

獨醒雜誌
附錄



獨

醒

雜

志

附錄

曾敏行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獨醒雜誌附錄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譚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

獨塵雜誌 序

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一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撰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爲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遽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旣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僞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與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旣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領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旣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爲鵲鴿者何異。

劉偉明。年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

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尙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卽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擎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贛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卽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真。罷贛州。

同。尚歷虔錫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真非卒於寶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顧方略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覺鐘牽過堂下。甲見其殼棘。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皆安道。

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爲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乞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爲贊曰：生爲幻人，死爲天真，改幻從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荊公爲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爲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爲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荊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荊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旣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神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荊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未畢，謂荊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

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鬪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爲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真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藁本數冊。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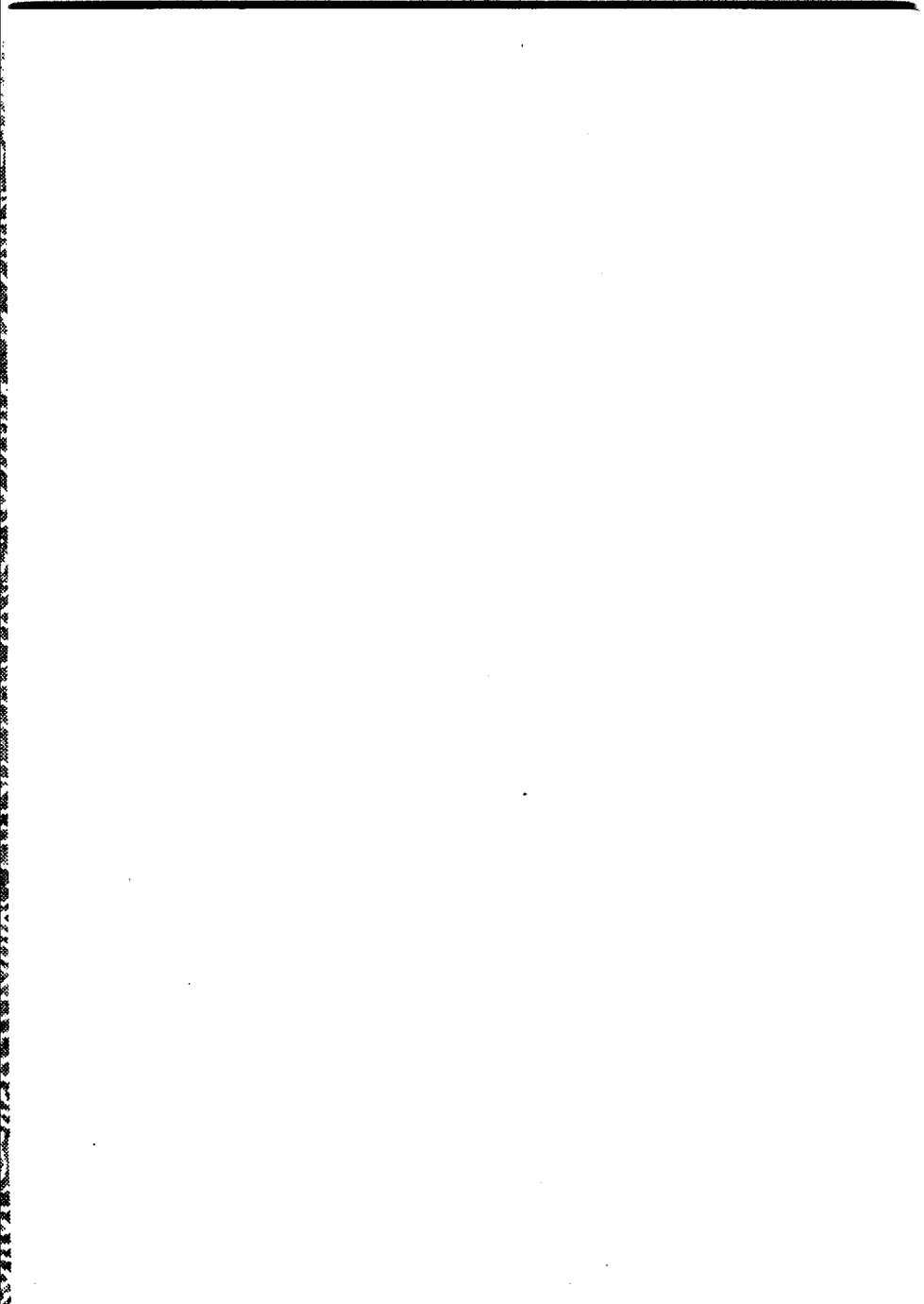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眞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

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罌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當作爭。蓋以竹篾。弦其風吹之。鳴如爭也。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旣召見。山野醜醜。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其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誌卷二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答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爲禁煙節。舉旣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卽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尙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

多後生新進。躡取而強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尙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尙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小太白金。甚高。尙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祕。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髮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尙書字美中。

王荊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菹櫛數四。頃卽供飯。傍實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尙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祓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筍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旣資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濫薄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儒。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匱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匱。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匱。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